

金上甄首伏案漢等書中翰



全晉文卷五十三

鳥程嚴可均校輯

傅咸

議立二社表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

所曰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于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曰供

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曰人為本人

曰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曰有

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

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

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曰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

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曰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曰太

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

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曰羣姓之眾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曰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眾庶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曰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曰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尙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義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曰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曰明稷何獨不舉一曰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于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社壝之無稷字說者曰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四通典四十五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于是車騎司馬傳

咸

重表駁成粲議太社

如粲之論景侯之解交曰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

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

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

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

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

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

志四通典四十五時成祭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曰為

遷尙書左丞上表

左丞職輕事重已賤制貴所已難居臣已闇劣猥忝斯任愧于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御覽二百十三

理李含表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已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竝舉孝廉異行尙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椽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之哀感于人心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已含俯就王制如令除服葬後十七日乃親中正職時議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而復閱于天子之喪既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已爲準非所宜言若天朝之喪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云天朝殊尊援已爲準非所宜言耳今天朝釋乎上而欲令藩國服

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未諭此旨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曰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曰哀其病耳異于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耐爰自漢魏迄乎聖晉皆所共行文皇帝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曰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曰國制不可而踰故于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于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甚不可安復曰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既使含應爲喪主于今之制既葬應除而耐則應吉服曰祭因曰王未有廟主無所遷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耐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曰無廟爲必貶含也曰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四海遐密八音至于三載世祖之崩曾不數旬釋然卽吉引古繩今闔世皆應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

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曰大制不可而曲邪
且前曰含有王喪上請差代尙書敕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
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不時攝職司徒屢摘罰訪問曰催含含
乃視事含承天臺之敕逼司徒之符然後攝職含之適職隨而擊
之此爲臺敕府符陷含于惡也若謂臺敕府符爲傷教義則當據
正不正符敕而唯含是貶含之困躓何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
含自曰隴西之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
言之司徒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曰選官
引臺府爲比不應爲中正曰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
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于對罰而攝職耳臣
從弟祇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
冀拔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祚大
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不勝其憤謹表曰聞乞朝廷曰時博議無

令騰得濫行刀尺

晉書李含傳秦王東薨李含依臺議葬訖除喪趙浚奏含不應除喪傳咸上表理含又見通典

八

又言

臣呂國之大制不可而偏秦國郎中令李含承尙書之敕奉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龐騰無所據仗貶含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呂來施行之制具呂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呂秦王無後前又有詔呂此謂含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于天朝就秦王有嗣于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尙書下敕葬訖含自應攝職不應差代尋舉爲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催含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含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含釋服亦無餘疑至于含除便獨爲罪竊謂有負于情臣之任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况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敷寫謹重呂聞乞中書見諾猶百慮當一得也

通典八十

攝司隸上表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疾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
 露丹款躄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自全禮教
 義無覷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為報自
 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敕都官曰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
 斯由陛下有旨獎厲慮于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自避其鋒耳
 在職有日既無赫然而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
 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
 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

晉書傳
咸傳

表

涼州民從軍之物先辦然後作衣

御覽六百
九十八

上言宜省官務農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曰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曰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眾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曰頑疏謬忝近職每見聖詔曰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慚慙敢不自竭曰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竝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曰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晉書傳
咸傳

上書請詰奢

臣曰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

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晉書傅咸傳上書云云御覽二百十四作

表
上書陳選舉

臣咸曰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

無偏若選用不平有已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
已調瑟況乎官人而可已限乎伏思所限者已防選用不能出人
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于致遠無乃泥乎
或謂不制其法已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
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已選舉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
之美于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已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
任之懼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
齊之已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
怨謗已使則朝野稱詠不善則眾惡是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

已苟免乎

晉書傅咸傳

遭繼母憂上書

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喪祭無主

文選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注引王隱晉書

奏劾荀愷

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使已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已隆風教

晉書傳
咸傳

奏劾夏侯駿

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間箠毘障二十丈推問是少府

夏侯駿所作請免駿官

奏劾夏侯承

少府夏侯承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已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于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已爲訓

奏劾王戎

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

戎官曰敦風俗

晉書王戎傳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謚靜風俗曰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

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晉書傅咸傳

奏事

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御覽三百四十五

公品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曰

有舊制今啟特進宜執璧繼公

書鈔五十二引傅咸集

特進執皮帛坐侍臣之下門下屬漢武特進執璧已有舊制今特

進宜執璧

藝文類聚四十引傅咸集

上事自辨

案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曰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

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

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
今道路橋梁不脩鬪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卽今
所謂行馬內語施于禁防旣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
內乎旣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眾官謂之百僚則
通內外矣司隸所曰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說
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曰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
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曰來更互奏內外
眾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曰不羅
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旣所願不從而敕云但爲過耳非
所不及也曰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
敢受原是曰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曰下則從皇
太子曰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尙書臣之闔塞旣
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

尙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曰此挫臣
臣可無恨耳其于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
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曰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尙書而
當有罪乎晉書傅咸傳御史中丞解結曰咸劾王戎爲違典制越
局侵官咸上事云云又御覽二百二十六引傅咸集作

事
司隸校尉敎

司隸校尉舊號臥虎誠曰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眾毛順御覽二
百五十

引傅咸集

又敎

聞南市有蜀嫗作茶粥賣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無爲賣餅于市

而禁茶粥曰困老姥獨何哉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

又敎

屠牛酤酒鑿錢作錫皆有損害御覽八百二十一
八引傅咸集